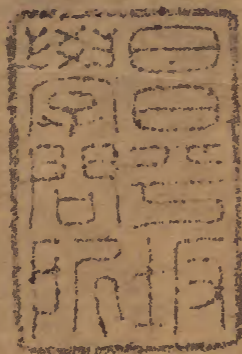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三之五



宋紀
太宗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〇	四	九	六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二	漢
〇	四	九	書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6	
冊數	20 (2)		
函號	284	50	

編年九号

二冊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香齋書庫

松原書庫

宋紀三

起太平興國丙子盡雍熙乙酉凡十九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帝上

淺草文庫

太平興國元年

王宗沐曰國君踰年改元非惟有不

亟於為君燭下之疑有自來矣不能稍待於二月之

後而遽改元何其無未寒之念哉殺德昭疑趙普太

宗之心路人所知也舊史以此年為開寶九年而明

年遂稱興國二年是太宗無始也銚續綱目亦承其

謬殊失史氏之體按司馬光唐高祖即位於大業十

二年之四月而續通鑑稱武德元年誠為得之故斷

是年為元年以正舊史之

謬且以志太宗之亟云
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
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

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竒之以爲太子中允二月庚戌以曹彬爲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豈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

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耳未幾乃拜樞密使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王者曰元帥克昆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既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

皆羣臣乞留做章疏也。做其感懼。三月癸酉，皇帝德芳授貴州團練使。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丙子，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庚子，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弗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

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其殫矣。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屠其民。秋八月，帝命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

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冬十月癸丑帝崩甲寅
晉王光義卽位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帝享
年五十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
坐便殿不樂頃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
爲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
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舖翠
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
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
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
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

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
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
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
賊吏棄市則未嘗貸。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
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
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詳藩鎮兵權繩賊吏
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
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於太平治定功成
制禮作樂傳之于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庚申以弟廷美爲開封府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月進封劉錡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庚午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十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詔諸臣論列者卽時引對 罷河東兵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搜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是時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於下第帝不悅故一榜自呂蒙正以下盡賜及第蒙正起居郎龜圖子也 二月帝更名昊 夏四月葬太祖於永昌陵 契丹遣耶律敝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直駢將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厚禮遣還 初南漢置媚川都令

人入海五百尺採珠無日不溺死者嶺南平太祖詔廢之仍禁民採珠未幾官復自採容川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至是九月始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冬十月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當賦率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

太平興國三年初置三館於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帝臨幸惡其陋命有司於昇龍門東北初立三館春二月落成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凡八萬卷夏

四月陳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五月乙酉吳越王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上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爲淮海國王授俶弟儀

信並觀察使。倣子惟濟，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修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倣總練，已上親及管内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倣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嗣。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襲封文宣王。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戶。

詔特復其家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爲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癸巳，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可天監生張思訓，本唐李淳風，梁令瓚之法，創新渾儀，以獻。製于禁中，日月行度成於自然，不假

人運比舊制尤為精妙癸卯命置文明殿東南鼓樓擢思訓為渾儀丞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義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三月乙未漢求救于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

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于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庚戌以石熙載為樞密副使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嬭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

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陣者不納帝親督諸將
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薄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
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
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
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
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
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
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
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

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
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
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
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六月帝旣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饋
不繼不欲行崔彥進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
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東易州契丹刺史
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
降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于城北帝攻
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

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契丹順州冀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自是契丹之好遂絕王宗沐曰太宗藉太祖初殘弊垂亡然亦不可謂不武也歸而選將積財畜力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恐喝最

疆之虜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庸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懲敗之過而失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岐溝之取由是江淮饑殘兩川震恐繼遷西跳終其身為基禍釀衰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且料敵與已之力而浪於戰者其有不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皇子武功王德昭從帝征幽州軍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八月甲戌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九月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

下四百卅八

後漢書卷之三
下四百五十八
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
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
鈐轄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
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
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以楊業爲
代州刺史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
其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
戰號楊無敵冬十月乙亥論平漢功進封廷美爲
秦王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太平興國五年春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

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
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
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
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三
月衛公劉鋹卒鋹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
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
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
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
王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
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

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交州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爲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爲然

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劉澄賈湜等並爲部署將兵討之全興等由邕州澄湜等由廉州進桓聞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二月己酉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於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

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士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旣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

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嘗機耳

太平興國六年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 交州行營破賊於白藤江口獲戰艦三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軍先進全興等頓兵不行仁寶戰死會炎暑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於軍徵全興棄市 夏六月甲戌同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察參論賢之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帝親臨其喪爲之流涕居正子惟吉素無行帝存問其家

因曰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不克負荷先業奈何惟
吉伏喪側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讀書親賢士
修飭爲善其後帝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 渤海本
高麗之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爲東丹府帝將大
舉兵伐契丹秋七月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約平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
海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 時盧
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
閣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聖恩榮左拾遺田錫
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路轉

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者四其一
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屯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
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動御
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願擇才
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字縣平寧京師富庶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闢西苑
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
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
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

枷桎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爲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非矣辛亥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王宗沐曰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萌而其漸嘗見於外由是奸臣得窺

之以奇中其竅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羣臣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難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權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于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出欲先其私乎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冬十一月辛酉楚昭輔罷帝欲伐契丹乃以詔賜定安國王令張倚角之勢定安本馬韓之種也其王烏玄明亦然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國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因女真遣使朝

貢道出定安附表來上帝優詔答之附女真使者令齋以賜焉

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以上變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閣門使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以實稱郭贇參知政事初帝尹開封傅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於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傅之直至是謂傅曰賞卿之叱賈琰也趙普復相盧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庶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詔文武集議王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
十六
五十四
五
等奏廷美多遜詛呪願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夏四月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等悉斬於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初多遜父億爲河南令服用儉素及多遜貴顯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識庚辰沈倫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必令居守然爲相十餘年無所建明縉紳少之五月丙辰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寧國司馬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定難留後李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六月乙亥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衆澤距夏州
東北三百里秋九月壬子契丹耶律賢幸雲州至
焦山有疾命韓德驤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
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
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
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驤爲政事令兼
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
哥爲南面行軍都統冬十月己卯參知政事竇偁
卒十一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
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羗人驕悍但羈

縻而已非能制也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戊寅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
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
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且誣以夷爲徵帝信
之郭贄極言救解不聽遂出彬爲天平節度使而以
王顯德超並爲副使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三
月庚申以宋琪參知政事帝親試進士於講武殿
始分三甲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夏
四月壬寅弭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
日語王顯柴禹錫曰我爲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錢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
帝顯奏之詔鞫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
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德超始因李符薦得
事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屢稱其冤德超貶帝惡其
朋黨令徙符嶺表初盧多遜之貶崖州也符白趙普
曰春州雖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至
是以處符歲餘卒五月河岸大決滑州之韓村汎
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廬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詔
發丁夫十餘萬塞之六月己亥以王顯爲樞密使
帝語顯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

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
賜之秋七月大水江河漢淮穀洛瀍澗水溢溺死
者以萬計辛未郭贄嘗因論奏曰臣遭不次之遇
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對曰雖然猶
勝姦邪至是以人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庚辰以
李昉叅知政事八月庚戌石熙載罷冬十月以
姚坦爲帝第五子益王元傑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
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
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

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
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
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
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
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普罷爲武勝軍節度
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
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
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
煩以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

亦爲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
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
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十一
月壬子朔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壬申以李穆呂蒙
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簽書樞密院事昉初
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以告昉曰盧與我厚
不當爾帝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
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遂與琪並
相帝又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
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

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以呂文仲爲翰林侍讀王著爲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己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以三館所貯書遺失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丁卯涪陵悼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涪王以其子德恭德隆爲刺史癸酉叅知政事李穆卒帝臨其喪哭謂侍臣曰穆操履純正直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夏四月羣臣請封禪許之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丁亥詔求

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
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
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
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
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
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
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
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
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
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

而用之宰相非器具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
疑之若衆人也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謂
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
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
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
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
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
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
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
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知夏州

尹憲與曹光實結裝李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十二月壬辰立妃李氏爲皇后后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乙未李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強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於是率衆攻麟州使人訟都巡檢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

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遂襲據銀州

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聞之惡其惑衆令配流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寺觀屋材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寺觀非籍所存無得建置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夏四月乙亥朔江南饑遣使賑之

丙子宴羣臣於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召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

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
殿賞花曲宴自此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宋紀四

起雍熙丙戌盡淳化甲午凡九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中

五月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二族砦砦將折遇也
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
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
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
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旬決
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二百邀其

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辭，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羗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茵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番，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

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扈靈擊鹽城諸番，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楚王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捥，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九月庚戌，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辛亥，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帝時議伐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韓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遷延未即奉詔。國華屢移檄督之，得報發兵，乃還。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丙辰，宋琪、柴禹錫免。初，詔廣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中，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錫又陰結琪為琪請盧多遜舊第，帝亦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詒諧無大臣體，罷守刑部。

尚書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可勝重載。

雍熙三年春正月己丑，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庚寅，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以伐契丹。時議親征，給事中李至上疏言：「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閑暇，策之上也。」大名河

朔之咽喉或暫駐鑿轄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次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
原之慮臣雖不肖知其不可也至以目疾固請解機
務帝許之 二月李繼遷降契丹契丹以爲定難節
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三月辛巳曹彬趨涿州遣
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
州克之殺其相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
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
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癸未田重進出飛狐
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

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其西
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岷敗甚衆
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以五百騎禦
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
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
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
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徑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
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
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乙卯田重進

取蔚州 初諸將北伐 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

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台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五月庚午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鬪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

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休哥請乘勝略地
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帝
聞之召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
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
河東京西帝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
作如此事否內子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
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及戰於五臺死者
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
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
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議引兵護雲

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
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
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
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
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
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
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
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
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
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

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
侁帥麾下陳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捷
懶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來戰業麾幟而進斜軫
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
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
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
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
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
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士卒
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

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
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
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業旣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
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
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
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
美三任除侁名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甲辰以
辛仲甫叅知政事秋七月庚午治曹彬違詔失律
貶爲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米信以下貶官有差初

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
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爲馬軍都虞
候知定州 丁亥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
時張齊賢以言爭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
領緣邊兵馬 八月丁酉以王沔張宏爲樞密副使

冬十二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部署劉廷讓帥師數萬
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
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發弓弩
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

隆爲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
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詒
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
遣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
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
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
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
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
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
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今圖會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

卒三千於土鏡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李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雍熙四年夏四月己亥張宏免以趙昌言爲樞密副使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備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邊事乃免宏左遷御史中丞而以昌言之王偁曰御史之職在觸邪中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言之其責豈不重哉而使循默之人充其位可乎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

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因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帝親耕籍田大赦二月庚子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面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

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對之道也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籍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歷官一紀同進相位普雅重之錢俶在雍熙中改封漢南國王未幾改南陽俶固讓國王之封乃

改封許王至是復封鄧王 以王沔叅知政事張宏
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趙昌言與鹽鐵
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右正言梁
顥善日夕會語翟穎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穎益
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
輔令昌言為內應三月甲戌事覺穎流海島昌言
為行軍司馬象輿團練副使日儼穎皆司戶叅軍
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二館書籍
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
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

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
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
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以李繼捧為
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
復命李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
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商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
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
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
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
不可借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

復遣使貸之比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
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秋八月戊寅鄧忠懿
王錢俶卒帝輟朝七日追封秦國王命中使護喪葬
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而俶任太師尚書兼中書
令者四十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旣以
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
代無比 九月乙酉簽書樞密楊守一卒 契丹隆
緒攻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圍城
破乃降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
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冬十一月遂

入祁州

端拱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時契丹
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
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
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
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
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
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
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
乾河出安保安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

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自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詔錄繫囚遣使分諸路決獄秋七月甲申以張齊賢爲樞密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彗出東井司天言妖星爲滅契丹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避殿減膳丙辰大赦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二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瑩煌臣以爲塗

膏爨血帝亦不怒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

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
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瘡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
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
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自秋徂冬不雨田錫上
言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
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
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子授趙普太保兼中書令西京
留守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
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帝不得已有

是命 江州義門陳競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
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媿睦人無間言每食
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
食一犬不至羣犬亦不皆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
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姓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唐
戩言于朝夏四月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十一
月戊戌太白晝見京師諸路大饑河陽洪吉江蘄諸
州大水賑之 冬十二月詔致仕官給半俸 契丹
封李繼遷爲夏王

淳化二年春旱蝗禱雨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

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閏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三月乙亥辛仲甫罷夏四月辛巳以張齊賢陳恕叅知政事張遜温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叅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

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五月丙辰以謝泌爲左司諫上修正殿頗施綵繪泌爲右正言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置諸路提刑官六月忠武節度使韓武惠公潘美卒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趙保忠至夏州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保忠戰

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
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歸款奉表請
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管内蕃落使行軍司
馬八月己卯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
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
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
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
以聞始命論決 呂蒙正爲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
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辨有適時材然性苛刻少誠
謁見者必啗以甘言旣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

與張齊賢陳恕不協及二人叅知政事沔不自安慮
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言
宰相樞密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
請沔喜即奏行之司諫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
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九月丁酉沔遂罷沔見帝
滄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
知古所部不治恕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
帝帝怒恕漏言亦坐免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
立太子詞意狂妄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遂
罷蒙正爲吏部尚書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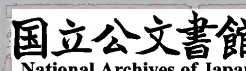
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性明敏毀者慙而止。巳亥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初黃中再典貢部多拔寒俊及掌吏部選除擬精當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至是並拜。甲辰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加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自此始。冬十月趙保忠叛降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十二月癸未彭城公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遂屬契丹。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一章。

又飛白書王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求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王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畢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聞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淳化三年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太師魏國忠獻王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對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

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秋八月壬申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沉默
 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
 亦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
 著有蒙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
 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
 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棄汝深入窮山矣放
 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
 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淳化四年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初帝慮中外官

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
 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乙
 丑交州黎桓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朝廷懲孫全
 興之敗許之以桓為靜海節度使封交趾郡王尋進
 封南平王 初蜀亡其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
 者競起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
 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
 無并者益羅賤販貴以規利丙戌青城民王小波因
 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
 附遂攻青城掠彭山縣殺其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



以錢惡其銖求無厭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初承矩至雄州
卽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
矩為使懋為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
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夏五月以錢若水為
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
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
位紆采拖紫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
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
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

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六月丙寅張齊賢罷
以呂蒙正叅知政事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
嘗為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於齊賢齊賢以聞
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
責延德言未嘗有請齊賢不欲援沆為證卽自引咎
遂坐免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二司舊
隸樞密院至是始以敏中詠同知司事隸門下主視
章奏案牘以稽出入蓋給事中之職也壬申張遜
寇準免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劉昌言同知院事遜
素與準不協一日準與溫仲舒並轡晚歸有狂民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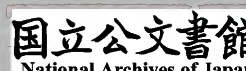
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厚因奏準令民迎
拜呼萬歲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
臣因互發其私帝惡之乃左降遜爲右領軍衛將軍
出準知青州準旣罷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
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
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秋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大水冬十月河決澶
州 辛未李昉賈黃中李沆溫仲舒罷自七月初兩
至是不止京城廬舍多壞陳穎宋毫間盜賊並起商
旅不行帝以陰陽愆和罪由公府切責昉等曰卿等

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慚懼拜伏遂並罷
之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
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
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
下之人燬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
待之若賓友舊制欲授台輔必使天下稔其名望而
後正位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得失遂
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款接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
易簡悔之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

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閏月以陳恕為三司總計使時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劔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 嗣太后符氏卒 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於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瘡

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淳化五年春正月癸酉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行營都部署討李繼遷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甲戌命昭宣使王繼恩等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 京師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



蔡州張榮獨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
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十七人分詣諸道巡撫帝謂
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圖活命爾宜悉從末
減不可與強盜同科 二月李順分遣數萬衆寇劍
門上官正爲劍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
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
與之合迎擊賊衆大敗之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
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
甚盛深以棧道爲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
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

波起卽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
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是月李順遣其黨帥
衆二十萬圍梓州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
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顛來援賊乃潰去 三月李
繼隆入夏州執趙保忠赴京師保忠聞繼隆將至先
挈其母與妻子避野外乃上言與保吉解怨獻馬乞
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
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衆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
遠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
執保忠送汴保吉遁去 夏四月甲申削趙保吉姓

名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爲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於綏銀右諫議大夫張昺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曆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五月丁巳王繼恩師過綿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於老溪進復閬巴蓬劔等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

復攻陷嘉戎等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詔礫順等於鳳翔市趙保忠至汴帝詰責而釋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矣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使來貢馬謝罪又遣弟延信入覲言違叛事出保忠帝召見慰諭之高麗數爲契丹侵掠請擊之帝以北邊甫寧不欲爲外夷開隙詔撫諭之自是不復入貢八月中書以王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賞帝怒深責之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

政使以授之。以張詠知益州，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頃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謀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二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

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趙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爲川峽招安行營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旣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乃詔昌言駐鳳翔。時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不復進。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張餘敗走。先是，賊攻夔州，白繼贊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三十四
○卷二百七十五
大敗之於西津口，斬首一萬，獲舟千餘艘。上官正復連破賊於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日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復雲安軍。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宋紀五

起至道乙未盡咸平癸卯凡九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

帝下

九月罷榷酤。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壬申，遂以襄王

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乙亥
以寇準叅知政事 冬十二月戊寅朔日當食是日
陰雲羣臣以不食稱賀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
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陳恕爲鹽鐵使
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
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
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
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
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
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

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
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
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
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
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每便
殿奏事帝或未察至形誚讓恕踉蹌退至殿壁俟帝
意稍解復進確執前論終不易帝亦多從之

至道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帝以上元御乾元門
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
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懼剽掠下則火光上

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
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
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
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
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
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戊辰劉昌言免以錢若水同
知樞密院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
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邀擊敗
之於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
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二月丙午四川賊張餘攻眉

州都監宿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函首送
行營衛紹欽楊瓊等亦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
蜀盜平下詔罪已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被
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唯用刻削爲功
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監前非
庶無貳過聞者感悅 夏四月癸未呂蒙正柴禹錫
蘇易簡罷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
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
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佞道妄隨
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

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
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以呂端同平章
事張洎叅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或
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
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
恐準不平乃請叅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
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
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
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
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

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伏以
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
於準無所參預惟專脩時政記其言善柔而已契
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却之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
民且揭於市契丹謀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
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
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
守禦體罷之開寶皇后宋氏疾甚遷於故燕國長
公主第甲辰崩權殯會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羣臣
不成服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

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六月丙戌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馳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况復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八月壬辰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

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九月庚午李繼遷寇清遠軍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川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汭之後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旣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

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至道二年春二月庚辰，以李昌齡參知政事。以太祖孫惟吉爲閬州觀察使。惟吉，魏王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纔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於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

部署，將兵討之。會曹彬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夏四月，卽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帝務興農事，秋七月，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靜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逖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

井田之利爲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
選何亮副之衆或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遂
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甲寅寇準免是歲郊祀中
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
不相知者卽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
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
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
康戩上言李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
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
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

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
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
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領姑臧神烏蕃禾
昌松嘉麟五縣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
繼隆及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
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
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
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
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
遇時虜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

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引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丙戌秦晉諸州地震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子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以溫仲舒王化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葬孝章皇后 分天下

州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陝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癸巳帝崩太子恒卽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爲皇

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叅知政事五月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尋州立郭氏為皇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秋八月己亥趙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使冬十月己酉葬太宗於永熙陵十二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帝生母也李繼遷請降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以為定難節度使又以夏綬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甲申堊出營室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

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
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
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
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戊子呂端李至溫
仲舒夏侯嶠罷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
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環大宮庭
陞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 以張齊賢李
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叅知政事楊礪宋湜爲樞密副
使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自王

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
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
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
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
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又之自
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
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
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
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一 三百年
後臣常惡之豈肯效尤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
休哥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役恤孤寡戍戍兵無犯邊
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來還

咸平二年春三月丁亥帝以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
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
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
積粟簡兵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
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
之賞賜不急之營造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
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

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一舉也 夏六
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武惠王曹彬卒彬疾帝
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
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
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臣子璨瑋才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
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
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
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

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秋七
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已
丑以王顯為樞密使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
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侯嶠及呂文仲為侍讀學
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
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
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
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
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

初趙邢洺州時鎮定高楊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
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
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
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
不得已乃分騎八千赴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
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於瀛
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
虜圍之數重左右請勿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
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
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

齊 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爲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甲子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於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大怒召潛還流之房州已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咸平三年春正月癸未朔帝觀兵大名府 壬辰樞密副使忠定公宋湜卒 甲午益州戍卒作亂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

轄符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日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搃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卽擁之爲主紹榮自縊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楷爲謀主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絳州不克直趨劔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

益州帝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陝招
安使李惠石曾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
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有終德驤子也庚
子帝至自大名府帝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
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
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
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
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
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
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

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
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
以款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
濟近之即以命濟知蜀州楊懷忠聞王均作亂即
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
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
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
里砦於歐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二月癸
亥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
事初旦與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

太平者必此人也。丁卯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
檢使張思鈞已克復漢州有終遂進逼登仙橋賊出
攻若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偽爲遁狀有終與上
官正石曾帥兵徑入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
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
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
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
恐衆又脇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
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
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三月戊寅朔日有

食之 夏四月太子太保正惠公呂端卒 六月以
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慰河
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益州王均由升仙橋分
路襲王師雷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
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曾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
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滑不能
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
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
蒙氈束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南鼓
譟攻之有終曾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

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揚懷忠追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犢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支吾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旗旌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十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有差十一月丙申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咸平四年春二月庚寅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

經 三月辛卯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王化

基罷以王旦叅知政事馮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己未以王欽若叅知政事 六月癸卯汰

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頒九經於

州縣學校 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

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

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求與軍何亮復

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

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揚億言棄

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 地苟失之則緣邊諸

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亦固
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吏部分軍民空壘而歸
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
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
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
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
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
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
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王宗才曰按
方千里表裏山川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寸
棄焉者也保吉之徇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

可為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裴濟孤軍
尚欲興屯田為死守計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資
援向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刺血書奏而援
兵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
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為是言哉西有夏寇
而即棄靈州則契丹南下當輸大名宜景德之際欲
幸蜀與金陵汴京可棄靈武尚何言哉是以知宋之
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九月趙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於保吉都部
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
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
擊敗之冬十月契丹寇遂城朝廷聞之以王顯為
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
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正人壬戌環處部署張

斬首五千降千人 三月丁酉趙保吉陷

州初知州裴濟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
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
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
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七月甲
午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申張齊賢言种放孝行純
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
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
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放固讓不許

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斬

還山許之遷起居舍

遠後數朝京師東封西

祀無不預祿賜既豐

置田長安強市爭訟

時議薄之王嗣宗守

上其不法事極其醜

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

詩誦北山移文以譏

之放不知愧

沙州

救其節度使曹延祿

而代之宗壽延祿之

今十月向敏中免薛

居正孫安上不肖有詔

勿居第敏中質之安

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

以適張齊賢安上訴其

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託安上帝

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

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司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

嗣宗忌敏中因對復敏中議安王承衍女弟

悅以敏中前言知來興軍而齊賢亦坐此事

責授太常卿分司

咸平六年春二月庚鎮戎

長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

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以

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

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

西向都巡檢使

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兵六萬

乞會王師收復書帝許之夏四月耶律奴爪寇

定州之望都高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

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爪戰繼忠陣東偏為

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

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

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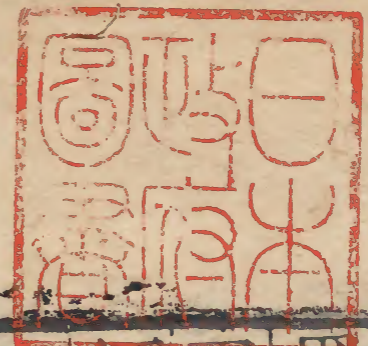
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具契丹主於炭山蕭太后知

繼忠才賢授戶部使帝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

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歲

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
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
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
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
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
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
出榜別用新板躬至如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
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
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甲辰呂蒙正罷 冬十一月甲寅有星孛
井鬼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錫耿介居諫
慕魏徵李絳為人以直言時政得失為已任每指
將相備位無所籌謀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有
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及卒帝謂李沆
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
至矣嗟惜久之 趙保吉陷西京殺丁惟清於是潘
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合擊
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於靈州境上年四
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



保吉尚書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
 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鎮戎
 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三十年兵不解甲使中
 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
 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
 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終

文化兩寅

